

投稿類別：文學類

篇名：

從〈醉翁亭記〉、〈豐樂亭記〉分析歐陽脩所言之樂

作者：

田乙伶。桃園縣立大園國際高中。高三 4 班
張苑庭。桃園縣立大園國際高中。高三 4 班

指導老師：

宋潔茹老師

壹●前言

一、動機

貶謫與流放是中國最普遍且悠久的傳統，說「**中國古代文學史是一部『貶謫』文學史也不過份。**」(徐書奇，2005)(註1)許多膾炙人口的作品都出自這樣的「貶謫文學」，其中，我們對北宋歐陽脩的〈醉翁亭記〉與其同於滁州所著之〈豐樂亭記〉深感興趣，希望藉由此次探討，更了解歐陽脩面對貶謫心境上的變化。

二、研究方法

運用文獻分析法，先藉由歐陽脩生平研究相關資料，勾勒其所處時空背景。再由文本分析，整理兩篇文章所提出的「樂」；及藉前人研究成果，試析兩篇文章所談之「樂」，以此窺探歐陽脩面臨貶謫之心境。

三、研究目的

- (一) 了解歐陽脩身處滁州的處境。
- (二) 分析〈醉翁亭記〉、〈豐樂亭記〉中所言之樂。
- (三) 比較二文中所言之樂。

四、研究問題

- (一) 歐陽脩身處滁州的處境為何？
- (二) 〈醉翁亭記〉、〈豐樂亭記〉中所言之樂為何？
- (三) 二文中所言之樂異同處為何？

貳●正文

一、滁州時期的歐陽脩

歐陽脩(1007~1072，文中人名出現「歐陽修」處，皆依引用資料，未加更動。)字永叔，廬陵(今江西省永豐縣)人，享年六十六歲。三十九歲上書論朋黨，為韓琦、范仲淹等辯護，遂為小人誣陷，慶曆五年(1045年)秋貶至滁州。前往滁州時，他誦了一首〈至河北貶滁州初入汴河聞雁〉：「**陽城淀里新來雁，趁伴南飛逐越船。野岸柳黃霜正白，五更驚破客愁眠。**」(歐陽修，1975)(註2)此詩可視為歐陽脩初至滁州時的心境，秋景瑟瑟，恰與其身為逐客之愁相映。

〈豐樂亭記〉中所描述的滁州「介於江淮之間，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。民生不見外事，而安於畎畝衣食，以樂生送死。」(歐陽修，1975)(註 2) 寫出滁州交通不便，使滁州百姓不知曉外界，加上如今政局穩定，人民安居其間。早在歐陽脩任職之前，王禹偁在至道元年(995 年)貶於滁州，其「善政愛民，深得後來的歐陽修景仰。「王歐兩人被滁州人稱爲『二賢』。」(註 3) 歐陽脩任職滁州時曾於前賢王禹偁畫像前題詩，詩中有「諸縣豐登少公事，一家飽暖荷君恩。」(歐陽修，1975)(註 2) 一方面是對前賢的嚮往推崇，與〈豐樂亭記〉相照，亦可視作歐陽脩自身期許。

歐陽脩被貶於滁州後，自號醉翁，《宋史》言歐陽脩：「天資剛勁，見義勇為，雖機穽在前，觸發之不顧。放逐流離，至于再三，志氣自若也。」(楊家駱，1980)(註 4) 可見歐陽脩是一位善處逆境，不會沉溺於惴惴不安、失意愁苦之中，能「達於進退窮通之理」(歐陽修，1975)(註 2) 這種在流離失意中仍通達自若的襟懷，實屬難得。貶至滁州的隔年，慶曆六年(1046)，歐陽脩作了〈醉翁亭記〉、〈豐樂亭記〉二文。在雖行文手法不盡相同，其中蘊含了「與民同樂」的思想，也看出「他懂得在苦難中用種種美好事物來自我賞玩，因而在失意之中也能保有一種不墮落、不灰心的遣玩意興。」(吳品著，2002)(註 5)

二、〈醉翁亭記〉、〈豐樂亭記〉中所言之樂

(一) 醉翁亭記中所言之樂

〈醉翁亭記〉為歐陽脩謫居滁州時所著，歐陽脩以其字號「醉翁」為亭命名，此時的他，在〈題滁州醉翁亭〉中曾言「四十未為老，醉翁偶題篇。醉中遺萬物，豈復記吾年。」(歐陽修，1975)(註 2) 在〈贈沈博士歌〉亦云：「我昔被謫居滁山，名雖為翁時少年。」(歐陽修，1975)(註 2) 可見自號「翁」其實是一種對自己與時政的嘲諷。雖自嘲己為「醉翁」，寄悲憤於酒中，但在與滁人共遊醉翁亭的過程中，提到「太守與客來飲於此，飲少輒醉，而年又最高，故自號曰醉翁也。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間也。」(歐陽修，1975)(註 2) 本藉以銷愁的「酒」，反而成為品味山水之美的憑藉，可見其雖有悲憤，卻不改自若的風度。〈醉翁亭記〉一文先以「剝筍法」記述醉翁亭位置與命名原由，再描述滁山景緻、與滁人宴遊，進而引出「與民同樂」的意旨，以「樂」為本文文眼。

透過分析原文，我們可以看出文中分別有述有三種「樂」：

1、山水之樂

「山水之樂，得之心而寓之酒也。」(歐陽修，1975)(註 2) 可知山水之樂，領略於心，寄託於酒，由文首鋪陳醉翁亭的位置，將人為所建造之亭，與滁州的山水之美相合，而不見突兀，讀者亦可藉由其陳述，步步接近目的地——醉翁亭。但山水之美，不僅限於途中。在亭中，讀者可隨作者之眼，看見一日朝暮變化——「日出而林霏開，雲歸而巖穴暝」，再以「野芳發而幽香，佳木秀而繁陰，風霜高潔，水落而石出」(歐陽修，1975)(註 2) 舉四季代表景

物，呈現四時不同的景觀，而不停變化的景，所帶來的無窮之樂，不需多言自己的遊山之感，藉刻畫景物無窮變化，「使得『山間』成為無法經由一次之『遊』即可掌握或玩賞殆盡的場域。」(柯慶明，1999)(註6)

山林歷經太守與滁人之遊，「樹林陰翳，鳴聲上下，遊人去而禽鳥樂也。」(歐陽修，1975)(註2)禽鳥得以感受之樂為「山林之樂」，寫山林回歸自然之樂，山林之樂不僅為人所享，也為禽鳥所有，可見在山林中與萬物和平共存之美。

2、遊宴之樂

透過「滁人遊」、「太守宴」、「眾賓歡」、「太守醉」四組連續畫面交錯呈現滁人與太守的互動。在「滁人遊」中可見前呼後應，「僂僂提攜，往來而不絕」(歐陽修，1975)(註2)藉動詞歌、休、呼、應、往來，使滁人之姿躍然紙上，透過聲音、動作，營造熱鬧氛圍，呈現人民樂從太守遊之景，可見太守深得民心。「太守宴」中透過宴會上所準備的食材肥魚、冽酒、山肴、野蔌，除了寫出宴席「就地取材」的特色，呈現了筵席的質樸，也寫出滁州物產豐饒的特性。而「眾賓歡」透過「宴酣之樂，非絲非竹。射者中，弈者勝，觥籌交錯，起坐而喧嘩」(歐陽修，1975)(註2)寫同遊的滁人活動，無絲竹之樂，只有尋常的投壺、奕棋、歡飲可得的熱烈氣氛，也寫出雖有地方長官在座，而百姓仍能享有自在之樂，可見太守的平易近人。在眾賓笑鬧的充滿動態感的畫面中，白髮蒼顏的太守頹然其間，以動靜對比，既呈現了太守「醉能同其樂」，也暗示了「人不知太守知樂其樂。」(歐陽修，1975)(註2)

3、與民同樂

「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，而不知人之樂；人知從太守遊而樂，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。」(歐陽修，1975)(註2)點明歐陽脩以滁人之樂為樂，更言歐陽脩愛民之心，亦不難在他身上發現如范仲淹般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的責任感，可知滁州「政通人和」。再由「醉能同其樂，醒能述以文者，太守也。」(歐陽修，1975)(註2)以太守之「醉」，表面上是因酒而醉，實指其醉心山水；在醉中，太守與百姓同樂，卻又以一種超然之姿觀察滁人之樂。透過「醉」與「醒」將山水自然之樂與遊宴人文之樂結合，「以『觀照』領會『行動』，將活動的『快感』轉化為觀賞的『美感』。」(柯慶明，1999)(註6)

〈醉翁亭記〉的描寫由遠山至近山，由山至水，由水至亭，由亭至人，由人的行為至人的內心世界。我們由此文看出歐陽脩雖謫居，但不落魄失意；文中提有十次「樂」字，不斷地強調「樂」，反而予人一種「希望藉由改變自己對貶官的看法與態度，來取得心理上的平衡及協調之感」(邱華苓，2004)(註7)。這樣的「樂」近似於一種改變後表現的「態度」，但也不能斷言歐陽脩不樂。

(二) 豐樂亭記中所言之樂

〈豐樂亭記〉與〈醉翁亭記〉為同年所著，亦以「樂」為中心，記述建亭經過和與滁人同遊豐山，並說明滁州從戰亂到和平的歷史軌跡。此亭命名為「豐樂」，「空間的命名，往往承載體現著命名者的品味與祈願，甚而標示其精神境界。」(林淑雲，2010)(註 8) 豐樂亭的命名，滁州五代時為用兵之地，在歐陽脩之時，天下太平，以古顯今，豐樂之功，可歸因於朝廷。

不同於〈醉翁亭記〉不時的強調，〈豐樂亭記〉只用了五次「樂」字，呈現了滁州「豐年之樂」。以下就三種「樂」分別述之：

1、山水之樂

「俯仰左右，顧而樂之。」(歐陽修，1975)(註 2) 寫滁州南方的豐山、幽谷及湧泉。透過由高而低的視角，將山與水並列，又將山水與滁州歷史結合，強調今昔之變，「百年之間，漠然徒見山高水清。」(歐陽修，1975)(註 2) 山明水秀依舊，但經歷戰況的人已去，以唐末混亂對比宋初和平，亦寫出對歷史的感懷，但歐陽脩隨即收結感慨，回歸今日的豐樂。下文「日與滁人仰而望山，俯而聽泉。」(歐陽修，1975)(註 2) 再次將山水並提，從而刻畫一幅太守與滁人同遊之景。並以「掇幽芳而蔭喬木，風霜冰雪，刻露清秀」(歐陽修，1975)(註 2) 寫出四季的景物，語法不同於〈醉翁亭記〉「野芳發而幽香，佳木秀而繁陰，風霜高潔，水落而石出」(歐陽修，1975)(註 2) 但二者皆可見滁州四季景色，不過，在豐山上更強調秋霜冬雪，使山勢峻岩畢露之景。豐山在歐陽脩在〈與韓忠獻王書〉文中提到：「山川窮絕，比乏水泉，昨夏秋之初，偶得一泉於州城之西南豐山之谷中，水味甘冷，因愛其山勢回抱，構小亭於泉側。」(歐陽修，1975)(註 2) 正好與〈豐樂亭記〉一文中寫山「聳然而特立」(歐陽修，1975)(註 2)，寫谷「窈然而深藏」(歐陽修，1975)(註 2)，寫泉「滃然而仰出」(歐陽修，1975)(註 2)，寫出山勢高聳獨立，山谷幽深，泉水盛大；人文營建之「亭」，恰與自然山、谷、泉之景，融合。

2、平和之樂

「脩之來此，樂其地僻而事簡，又愛其俗之安閒。」(歐陽修，1975)(註 2)，寫歐陽脩已安於現況，愛此地處偏僻，懂得品味當地安適閒靜的風俗。雖地處偏僻，但歐陽脩以另一個角度看待，由「事簡」、「安閒」的觀點，滁州生活予人平和之樂。也愛生活的個人之樂。下文所述四時之景可見比起積極尋樂，更趨向恬靜自得。俗之安閒，「民生不見外事，而安於畎畝衣食，以樂生送死。」(歐陽修，1975)(註 2) 寫出今日滁州的平和，與過往五代滁州為兵家必爭之地，藉古今、正反相對，更顯出自宋朝以來，天下太平，人民可以安於耕作、養老送終的盛世氣象。「當具悟性的文人登高這麼一站，極目遠眺，觀看四季景物的移轉，自然引發人事代謝、一來一往即成古今的今昔之慨。」(黃淑貞，2001)(註 9) 滁州百姓和平、豐樂的生活，皆因「幸」生於無事之時，歐陽脩文中刻意舉出歷史上的憂患，亦有居安思危之意。

3、與民同樂

歐陽脩與滁州人往遊豐山，一方面飽覽自然景物之美，一方面也透過追懷歷史，呈現今日此地平和之樂，「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，而此豐年之樂者，幸生無事之時也。」（歐陽修，1975）（註 2）歐陽脩以「幸」字寫出作者幸人民之豐收，呈現與民同樂的襟懷。亭名為「豐樂」，除了寫出物阜民豐的歡樂景象，更點明「生無事之時」方能「安豐年之樂」。滁人習於太平，安於目前的生活，因而不知「生無事之時」乃「上之功德」，宋朝的德政，使民得以休養生息，「夫宜上恩德以與民共樂，刺史之事也。」（歐陽修，1975）（註 2）既點明了「與民共樂」官民和諧相處的情形，也可看見歐陽脩即便身處逆境，仍曠達不計個人榮辱，以民之樂為樂的襟懷。寫出讓百姓「知上之功德」為刺史之職責，扣緊「豐樂亭」命名原由，並肯定自己在滁州建立的政績

由〈豐樂亭記〉此文則可見歐陽脩心境上已轉變，較著《醉翁亭記》之時更顯自適，所言之「樂」也由「快樂」推升至「安樂」。從建亭賞遊之平凡事，寫出唯有天下太平、年豐時合，人們就得以安居樂業之道理。

此篇不再急於自放山水之中，以強調朝廷之功：宋太祖統一天下後，百姓才得以安居；且引導百姓飲水思源，感念皇恩浩蕩；且太平豐樂得來不易，需悉心維持，整體流露出雍容情調。清人吳楚材《古文觀止》評曰：「作記遊文，卻歸到大宋功德，休養生息所致，立言何等闊大。其俯仰今昔，感慨係之，又增無限煙波。較之柳州諸記，是為過之。」（吳楚材，1970）（註 10）

三、〈醉翁亭記〉與〈豐樂亭記〉所呈現的「樂」之比較

二文均提到與滁人共遊、共享山林之樂，皆點出了滁州山水四季之美，文中皆可看出歐陽脩善處逆境的樂觀及與民同樂的襟懷。不同的是〈醉翁亭記〉描寫山林景色優美內容較多，且以「禽鳥知山林之樂，而不知人之樂；人知從太守遊而樂，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」（歐陽修，1975）（註 2），層層遞進，使太守之樂除了樂民之樂外，亦涵蓋山林、宴遊之樂，「着眼點強調的是人與自然的關係」（王更生，1996）（註 11）；而〈豐樂亭記〉以今昔對比，寫出宋朝功德及百姓生活豐樂，「着眼點強調的是人與社會的關係」。（王更生，1996）（註 11）

此外，〈醉翁亭記〉中細述了太守與客宴遊的場景，賓客、太守的神情躍然紙上，呈現熱鬧活潑的歡樂氣氛；〈豐樂亭記〉中雖未具體呈現宴遊之景，卻寫出滁州人民安樂、豐足的日常生活，文中太守與滁人的形象，不若〈醉翁亭記〉中生動，卻有一種太平盛世的雍容之感。滁州地僻，人民安處其中，豐樂的滁州頗似「桃花源」。在〈醉翁亭記〉中，刻畫了太守內心之樂，而〈豐樂亭記〉則將豐樂之因，歸功於朝廷長治久安之恩，太守除了與民同樂外，更感到「幸」，幸於此時太平無事。太守之樂，亦因生於無事之時。

參●結論

山水風月向來為文人起興的對象，尤其遭貶之士身處地方，藉遊賞山水，可以到達「目既往還，心亦吐納」（劉勰，2001）（註 12）的境界。歐陽脩雖遭貶謫至滁州，仍不忘為天下人民貢獻心力，比起娛樂，更重視百姓是否安居樂業，體現民胞物與的責任感與愛民之心。除與民同樂外，也不會忘記宣揚皇上的恩澤，藉〈豐樂亭記〉一文讓人民懂得感恩，懂得「豐樂」得來不易，需要更加珍惜。

二文陳述的樂，既可鼓勵同遭貶謫之人，「與民同樂」所隱含自身治績的良善，亦是順處逆境的表現。他在滁州所做之文不只是單純的「遊觀」或個人生命的反省，想表達的或許是借山水詩酒自放，在貶所「不做戚戚之文」（歐陽脩，1975）（註 2）的達觀。

二篇文章中「樂」字貫串始終，呈現滁州之景怡人，文章之情動人，與民同樂之理啟人。「苦中作樂」亦是一種樂。〈醉翁亭記〉讓人跟著太守「醉」，〈豐樂亭記〉也讓人跟著太守「樂」。

肆●引註資料

- 註 1：徐書奇（2005）。古代貶謫文學探析。《現代語文（語文研究）》，9，21-24。
- 註 2：歐陽脩（1975）。《歐陽脩全集》。臺北市：河洛。
- 註 3：滁州市——中文百科在線。2014 年 10 月 20 日，取自 <http://www.zwbk.org/MyLemmaShow.aspx?zh=zh-tw&lid=233553>
- 註 4：楊家駱（主編）（1980）。《新校本宋史并附編三種》。臺北市：鼎文。
- 註 5：吳品蕃（2002）。回應與商榷——再論〈醉翁亭記〉中的歐陽脩「言樂」是否為真樂？。《人文及社會學科教學通訊》，12（5），152-165。
- 註 6：柯慶明（1999）。從「亭」、「臺」、「樓」、「閣」說起——論一種另類的遊觀美學與生命省察。《臺大中文學報》，11，127-184。
- 註 7：邱華苓（2004）。歐陽脩〈醉翁亭記〉探悉。《育達學院學報》，9，25-44。
- 註 8：林淑雲（2011）。文人遊觀的省察：以曾鞏記遊散文為核心的探詩。《空大人文學報》，19，109-132。
- 註 9：黃淑貞（2001）。從小大法探析歐陽脩二記的美感效果——〈醉翁亭記〉與〈豐樂亭記〉。《國文天地》，17（4），14-18。
- 註 10：吳楚材（1970）。《古文觀止》。臺南市：正言。
- 註 11：王更生（1996）。《歐陽脩散文研讀》。臺北市：文史哲。
- 註 12：劉勰（2001）。《文心雕龍》。臺南市：文國。